从契丹小字“ ”看支思韵在辽代的分立

孙 伯 君

关于北方汉语支思韵完全分立的时间,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在元代,有两方面的证据较为确凿,一是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齐微韵与支思韵有对立,显示支思韵的读音已与《切韵》音系大大不同;二是在《蒙古字韵》和八思巴碑文中,与精、庄组配合的原支脂之韵用八思巴字 hi 表示,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相当,如“字”、“自”在《蒙古字韵》标音为 tshi,“师”在《蒙古字韵》标音为 ši hi,等等,清楚地显示支思韵在元代的读音已不是普通的 i。

关于支思韵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学界的看法则有分歧。与《韵镜》、《七音略》等韵图不同,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将精组之韵和脂韵字“自”、“思”、“寺”列在开类,庄组之韵字“士”列在发类,而《切韵指掌图》把精组之、支韵字“兹”、“雌”、“慈”、“思”、“词”等都放在一等,知、照两组的止摄字仍在三等。据此,赵荫棠(1956:108)认为:“《指掌图》将‘兹、慈、思、词’列为一等,也是表明此数字不以 i 收韵的意思。惟知照系之颚化者,我还没见有人在周氏以前说过。”董同龢(2001:197)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切韵指掌图》以支脂之三韵的精系字入一等,表明舌尖前元音 ɿ 在宋代产生。”王力(1980:192)根据《切韵指掌图》的排列法,最初在《汉语史稿》中认为[ɿ]产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 12 世纪,后来又参照朱翱反切中齿头字一律用齿头字相切的情况,在《汉语语音史》一书的“晚唐—五代音系”中新立了“资思”韵,并说明其音值是[ɿ](王力,1985:258)。麦耘(2004)曾就汉语 ɿ 韵母的分化问题做过非常全面的梳理,首先肯定“$ɿ_1$ 在止摄与蟹摄三四等韵合流之前产生,五代朱翱音已有 $ɿ_1$ 了”。其次认为“$ɿ_2$ 在《中原音韵》中扩展至止摄开口章组字,这变化必在止摄与蟹摄三四等韵(实际上只涉及祭韵)合流之前和知组声母与照组(庄、章组)声母合流之前发生,所以一定也很早,大约是五代、北宋。但目前找不到确凿的文献证据”。蒋冀骋(1997)则对王力关于舌尖前音产生于晚唐五代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朱翱反切的齿头切齿头不仅有例外,而且“反切中出现齿头切齿头字的现象,也许师承各异,也许是另有所本,不能据此证明已产生舌尖前元音”。同时认为“《切韵指掌图》将止摄齿头四等字列为一等,并无特殊的意义,完全是韵图制作者的权宜之计,不能证明舌尖前元音的存在与否”。

辽代(公元 907–1124)契丹小字的使用情况或许可为我们探讨支思韵的产生时间提供有益的启示。契丹小字创制于公元 10 世纪早期,与朱翱反切时代相当,而比《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和《切韵指掌图》要早一些。辽朝建立以后,先后共创制了两种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其中契丹小字是耶律迭剌在公元 930 年左右受回鹘文启发而制成的表音文字,以词为书写单位,每个词由几个音符构成,这些音符被学界习惯称作“原字”。

我们在契丹小字碑铭中发现了三个用于表示汉语齿头音精组字的原字,下面根据《契丹小字研究》中的资料归纳如下:①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仐——一般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

此原字既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也可用于表示汉语精组字的声母，如："宗"（圣宗皇帝，《萧令公墓志》第14行）、"子"（检校国子祭酒，《道宗哀册》第2行）、"青"（银青崇禄大夫，《道宗哀册》第2行）、"漆"（漆水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宣"（宣懿皇后，《宣懿皇后哀册》第1行）、"三"（开府仪同三司，《萧仲公墓志》第5行）、"小"（小将军，《萧仲公墓志》第7行），等等。

此字作为声母可分别与契丹小字"乂"与"佟"相拼，与"乂"相拼往往用于音译汉语"西"、"漆"等，如《萧仲恭墓志》第16行有"西京"，《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漆水县"。与"佟"相拼只用于音译汉语"子"，如《道宗哀册》第2行有"检校国子祭酒"。

伞——一般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

此字当是在"仐"的基础上加两点创制而成，一般只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不用于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

此字作为声母可分别与契丹小字"乂"与"佟"相拼，与"乂"相拼往往用于音译汉语"祭"、"济"、"漆"等，如《道宗哀册》第2行有"检校国子祭酒"，《萧仲恭墓志》第22行有"济王"，《许王墓志》第24行有"漆水郡王"。与"佟"相拼往往用于音译汉语"紫"、"子"等，如《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金紫崇禄大夫"、《道宗哀册》第2行有"检校国子祭酒"。

廿——一般独用。

此字可用于音译汉语"司"、"刺"等，如："守司空"（《萧仲恭墓志》第5行）、"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许王墓志》第1行）、"刺史"（《许王墓志》第48行）。

上述三个契丹字中，较为常用的是第一个字，既用于记录契丹本族语，又用于音译汉语，刘凤翥（2001）拟音为*s-；第二字使用范围比较窄，一般只用于表示汉语精母字的声母②，而且从字形上看，第二字"伞"当是在第一字"仐"的基础上加两点创制而成。因之，我们可以推定第二字实际是专门为表示汉语借词中的精母*ts-而创制的，契丹本族语并没有这个辅音。《辽史》等史籍中的契丹语对音汉字中，齿头音只出现了心母字，基本没有精、清、从母字，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契丹语的齿头音只有*s-，而没有*ts-、*tsh-。正因如此，契丹人才会经常把汉语"酒"、"将"、"宗"、"子"、"祖"、"清"、"漆"等精、清母字与"西"、"仙"、"宣"、"三"、"修"、"小"、"相"等心母字读混。第三个字似为表示"司"、"刺"等字的音节字。

从目前契丹小字的解读情况看，在支脂之韵，"伞"与"乂"或"佟"的拼合呈互补状态，前者往往用来音译《中原音韵》的齐微韵汉字"祭"、"济"、"漆"等，而后者则用来音译《中原音韵》的支思韵汉字"紫"、"子"等。这种情况说明契丹小字"乂"和"佟"各有分工，前者代表的是i，后者代表的是舌尖前元音[ɿ]，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1985）和刘凤翥（2001）把契丹小字"乂"拟定为*i，"佟"拟定为*ɨ，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们再来看看契丹小字音译正齿音声母的情况。我们拣选了用来音译汉语书母和禅母的两个字，这两个字的解读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又——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

此原字既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③，也可用于表示汉语正齿音声类的字，如："守"（守司空，《萧仲恭墓志》第5行）、"少"（少将军，《许王墓志》第47行）、"书"（中书令，《许王墓志》第7行）、"圣"（圣宗，《道宗哀册》第13行）、"室"（娄室大王，《萧仲恭墓志》第16行）、"水"（漆水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枢"（枢密院，《许王墓志》第11行）、"署"（副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部署,《许王墓志》第9行)、"尚"(尚父混同郡王,《许王墓志》第2行)、"山"(梁山,《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1行》)、"师"(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

与契丹小字"关"相拼,可以音译汉字"师"、"室"等。

兀——可独用,亦可与小字"沓"相拼。

独用时可音译汉字"事"、"师"、"使"、"史"、"诗"、"侍"等,如:"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25行)、"观察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刺史"(《许王墓志》第48行)、"诗曰"(《许王墓志》第13行)、"侍中"(《许王墓志》第7行)、"政事令"(《萧令公墓志》第6行)等。

与小字"沓"相拼时,可音译汉字"侍"、"使"、"事"等,如:"侍中"(《许王墓志》第6行)、"副宫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观察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

契丹音译汉字时,一般不出现"又"与"沓"或"兀"与"关"相拼的情况。

通过上例可知,契丹小字"又"的使用范围比"兀"要广,既用于拼契丹语,又用于拼汉语,且只能与"关"相拼。而"兀"的使用范围要窄一些,往往只能用于拼汉语,我们推测这个字最初可能是专门为音译书、禅母汉字而创制的独用音节字。从拼合情况可知,即使"兀"字有时不独用,它也只能与契丹小字"沓"相拼,而不可以与"关"相拼,说明独用字"兀"的元音是"沓"(ɪ)而非"关"(i)。值得注意的是,与精组字不同,书、禅母汉字"师"、"室"等既可音译"又"、"关",又可音译"兀"、"沓",说明当时汉语庄、章两组后的i还没有完全变成舌尖后音[ʅ]。这一结论可以与《切韵指掌图》的情形相印证,《切韵指掌图》把"兹、雌、慈、思、词"等字列在一等,而知、照两组的止摄字仍在三等。

综上所述,表示汉语元音的契丹小字有"关"与"沓"的区别,前者使用范围广,既可用于拼契丹语又可用于拼汉语借词,所表示的韵类与《中原音韵》齐微韵相当,拟音为*i,后者只能与知、庄、章、精组声类拼合,所表示的韵类与《中原音韵》支思韵相当,结合"师"、"室"等庄、章组字也有用元音"关"标音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知10世纪的辽代北方汉语中"资思韵"已经完全独立,读为舌尖前元音[ɿ],而"支师韵"还没有完全变成舌尖后元音[ʅ]。

附 注

① 具体例证参考清格尔泰等(1985: 339–355)。

② 当时的北方汉语当已完成浊音清化,从母字"静"已读如精母字。

③ 具体例证参考清格尔泰等(1985: 174–185)。

参考文献

董同龢 2001 《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蒋冀骋 1997 《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第5期。

刘凤翥 2001 《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11期。

麦耘 2004 《汉语语音史上的i韵母》,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编《音韵论丛》,齐鲁书社。

清格尔泰 刘凤翥 陈乃雄 于宝林 邢复礼 1985 《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伯君 聂鸿音 2008 《契丹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重排本),中华书局。

———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荫棠 1956 《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孙伯君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